

因果业报说与社会教化

陈明晖

印光大师说“世出世间之事，不出因果二字”。因果法中的业力因果说，尤为佛法世俗谛的精髓，它如实揭示了贯穿于人们动机、行为与后果中的客观规律，解决了主观能动性、客观必然性、自由意志与因果法则的关系，建立了道德行为的理性基础，不仅有助于人们如实认识自己，而且在促进道德自律、改善社会风气方面，具有积极有效的社会教化作用。

佛学业力因果说是一套完整、系统的理论，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，即俗明真，内涵甚深。在往昔封建社会，广大信仰佛教的劳动人民，由于没有文化，无法全面、准确地掌握佛法业力因果说，统治阶级为消弭民众不满现实的情绪，有意片面宣扬因果说的某一方面，甚至把它曲解为宿命论，从而产生过一些消极的社会作用，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佛学。直到今天，一提起因果报应，不少人尚动辄斥为迷信。重申佛法业力因果说的系统思想，阐明其积极意义和伦理学、认识论上的价值，大有必要。

通常说的因果报应，在佛学中是指人们所造“业”引起的后果。业，梵语曰羯磨（Karma），义为造作，是印度婆罗门教、耆那教、佛教等多种宗教通用的一个重要范畴。小乘唯以身口之发动为业，大乘唯识学谓业为经心所法中的“思”发动而起的活动，分身、口、意三业。思（Cetanā或Cint），
“谓令心造作为性，于善品等役心为业”（《成唯识论》），即有意识地发起心的思

虑活动，分为三种：一审虑思，进行考虑；二决定思，通过考虑作出决定；这两种思便是三业中的意业。第三动发胜思，指正在动身发语时的思虑抉择。人们在有意识地想开口说话或决定做事，及正做之时，都要经思虑决定，以思为主导，身、口二业，皆以思为本，称“思已业”。总之，佛学所说业，指有意识的思虑等心理活动及言语、行为，不包括无意识、下意识情况下的所说所做。人走路时无意识地踩死虫蚁，按佛学业力因果说，是出于“无心”，非属业摄，故不得杀罪。

众生所造身口意三业，作为一种在三维空间范围内、生理和心理的粗物质层次上的运动，自不能不受普遍于这一层次上各种物质运动中的因果律之制约，而作为人心这一最为灵妙的高级运动的功能或产物，其所遵循的因果律又具特殊性。佛典中阐述的业力因果律，大略可归纳为以下四条规律。

一、善恶业因必生同类果报

众生所造三业，从对自他是否有益（以受苦乐为标准）或伦理价值的意义上，分为有漏业、无漏业、非漏非无漏业三类。有漏业，指凡夫由无明烦恼心所造的业，此可分善、恶、无记三种。善业一称白业、白白业，指符合五戒十善等道德规范，自利不损他或自他俱利、纯粹利他，因而能令自他感受乐果的业；与此相反，自损损他，能令自他感受苦果的业为恶业，如杀盗淫妄等，一称黑业、黑黑业。无记业，指属于中性、不

感受苦乐果，因而不能判为善或恶的业。又有“黑白业”者，指善恶业交参、混杂。第二类无漏业，指小乘圣者以无漏（烦恼）心为本所作的业，此类业超出了三界有漏因果的范围，感得方便有余土的果报，与前一类有漏业有质的不同。第三类非漏非无漏业，指大乘菩萨以超越世间、出世间，从而既出世间又入世间的菩提心为本所作的业，离真烦恼而出世间故非有漏业，以大悲心为本深入世间、方便智慧双运故非无漏业，此类业感得实报土之果报。

众生所造各类业，依因果律，有何因必感何果报：善业必生善报，恶业必召恶报，无记业不受报，杂行善恶的黑白业则生善恶交参之果报，不黑不白的无漏业生无漏的出世间果报，非漏非无漏业生出世间的上上果报。若一人既造善业，又有恶业，则善业自受善报，恶业自召恶报，善恶二业不可相互抵销，如《坛经》所言：“拟将修福欲灭罪，应世得福罪还在。”虽造善业，亦不能消灭所造恶业之恶报。各类业各生同类果报，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彼此不杂，丝毫不爽，这是象物理学、生物学上的因果律一样的客观规律，非天意神定，非依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。《旃檀越国王经》云：“罪福响应，如影随形，未有为善不得福，行恶不得殃者。”

善恶业必然各受同类果报，从日常生活中并不难发现例证。《出曜经》云：“害人得害，行怨得怨，骂人得骂，击人得击。”你若用恶言伤人，人家肯定会用同样恶辣的言语来回敬；你若大打出手，人家肯定不会示弱，即使暂时被你的暴力所慑服，也必然会耿耿于怀，伺机报复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乃人甚至动物的常情，除非他是断了烦恼的圣人。相反，你若热心助人，你遇到困难时自会有人来帮助你；你对社会如果有大的贡献，会受到社会的尊重。这是每个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不难从生活中体味出的常

识。

善恶业之必得同类果报，乃是受业力的支配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诸业心为本。”业作为一种由心意发起的活动，具有一种必然引起后果、发生作用的强大力量，它作用于同样具有心、能发起业的众生，互相之间既有作用，则必有反作用，既有因则必有果报，便成了铁的定律。由宇宙间最灵妙之物心思所生的业力，是世间各种力中最强最大，最不可思议的，既然造了业，便别无力量能避免必应受的果报。如经论中所言：“业力最为大，世界中无比，……譬如债物主，追逐人不置，是诸业果报，无有能转者，亦无逃避处，非求哀可免。……从地飞上天，从天入雪山，从雪山入海，一切处不离，常恒随逐我，无一时相舍。”（《大智度论》卷4）不论多大的聪明乖巧，多大的神通，都无法躲避自己所造善恶业的追逐。只有不造有漏业的圣者，才可不受有漏业的报应，然其所造无漏业、非漏非无漏业，亦受三界外因果法则的支配，必然感生无漏的、非漏非无漏的圣果报。

二、自作自受，不由于他

众生既然各自成一为我执执持的经验单元，依自我为中心、为根本立场而起惑造业，则其业因引生的果报，必应由自己承担，不可能转移给别个，就象饥渴饮食，不能由别人替代，瞌睡只有打自己眼皮上过。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如是恶业，本自发明，非从天降，亦非地出，亦非人与，自妄所召，还来自受。”就是至亲如父母子女，也不能相互替代受报，如《佛般涅槃经》所云：“父有过恶，子不获殃；子有过恶，父不获殃……善恶殃咎各随其身。”中国儒家有行善行恶福祸其家族之说，道教有子孙“承负”先人罪报之论，在佛家看来，这都是不合理的。深受这种以血缘家族为中心之观念浸润的中国人，往往把个人和他所属的家族视为一体，如果李家之子杀了张家的人，张

家来报仇，往往会杀死李家的父母妻子。一人犯法，会株连九族。这固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常见的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合理。社会进步到了现代，这种观念早已过时，你若犯了法，法庭绝不会逮捕你的父母妻子，除非他们是同案犯。

佛法讲自作自受，把行为的责任完全归诸于造业主体来承担，不推之于他，这当然最有利于促进人进行道德反省，勇于承担行为之责任，自觉弃恶向善。当人们对自己的境遇无法如实理解时，往往容易推卸责任，把坎坷挫折委诸命运际遇，去求算命先生提供足以自我安慰的答案。信神者则把一切归因于天帝或神灵的意志，或去祈祷天帝，恳祈恩赐宽赦；或去贿赂神鬼，以求宽宥；或怨天尤人，骂老天不公，神灵瞎眼。从佛法看来，这尽属有违真实的、有悖正理的、有害的邪见。把自己的命运遭遇推诸天帝、神灵、八字、风水，不但找错了命运际遇的真正原因，不能把握自主命运之道，而且不是使人信赖神灵，便是使人听天由命，灰心丧气，丧失改恶迁善、自主命运的积极性，具有负面的社会教化作用，佛学称之为“邪因论”。

佛法讲自作自受，果报略分几个方面：一现法果或士用果，谓众生所作事有现实效用，得现前受用，如努力学习，现前增加知识，提高智能和工作能力；帮人做了一件事，他人现前受益，你自己也觉轻松愉快。二等流果，因果同类相续，名为等流，如常抽烟就会产生烟瘾，以后不由自主地想抽，要想戒还不那么容易。三异熟果，现世所造业在他生后世方能成熟结果，如今生杀生，纵未受报，来世也必会受被杀之报。四增上果，指主体行为对生存环境的作用，如随地吐痰，便只能生存于病菌污染的齷齪环境中。五他增上果，指个人行为的后果带给与他关系亲近之人的影响，如做子女的犯罪伏法，会使其双亲痛苦悔改，脸上无光。由此

而言，善恶业虽然以自作自受为根本，但也可以越出自身的范围，将其果报扩大到以自我为中心的辐射圈内之亲人乃至社会团体、社会环境、自然环境。

佛学还分业为个人所造的别业和众人共造的共业。别业之果由个人独受，共业之果则由造业的群体所共受，如生活在同一时代、同一国度的人，大致会遭到同一天灾、战争、社会动乱等苦果。共业之中有别业，共业亦属个人别业中与众相同或与众共造的部分，为个人别业中的“众同分”。故不管共业别业，终归是自作自受。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贫穷落后，责任当然不在别人，不在神意，只在于这一国家地区生活的人，贫穷落后，是其共业所感召的共同果报，也只有靠大家努力，共造强的脱贫致富的共业，才能转变命运。

三、果依众缘，报通三世

造业虽必然受报，但未必马上就受报，果报之生，须具备一定条件，伦理行为引起的果报，须视行为主体和行为承受者双方的因缘际遇而定，因缘不具时，也不见受报，这就像植物的种子，不会即刻落地生根，须待来年，有了适宜的温度、湿度等条件时，才会发芽。世上往往见善恶未即受报的现象，一些行善者反而终生潦倒，行恶者反而安享荣华富贵，这是使许多人对善恶业报疑惑不信的重要原因。明白了佛学的因果说，对此便可了然。按佛学之说，业因果报，贯通三世，报应的时间，按双方因缘际会的情况，分现、生、后三报。现报，谓今生造业今生受报，尤其是大善大恶之业，多见现报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卷74云：“或复有法纯由现在功用而得，如新所造、引余有业，或听闻正法，……或复修学工巧业处。”又说：“所造善业所现法果者，谓如有一于佛法僧等，以增上品净信欲解，造作善业。”实际上，人们所作善业，大部分都可见现报；刻苦学习，知识现前增长，见识情操和

工作能力都会不断提高；勤恳工作，成绩显著，会受到表扬奖励，提级晋升，受人尊重；乐于助人，人亦乐助之；信仰佛教，皈依三宝，学法学佛，身心现前受益无穷，命运也随修持而改变。至于恶业，受现报的例证也还是大量的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卷9云：

“若不善业，于五无间及彼同分中，亦有受现法果者。”实际上，不仅极重的五无间业（杀父母、杀阿罗汉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）有受现报者，即一般恶业，也多见现前受报。在背后说人坏话，人必报之以愤恨；偷窃、杀人、诈骗、强奸，很少能逃出国法的制裁；做了亏心事，自己内心会愧疚不安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报在今生，可谓人一生行为的主要受报方式，例证随处可见。所谓三世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），实为一不断迁流转换的过程，不但生死轮回的长过程分三世，即今生也可分为三世，甚至一小时、一分钟，也可分为三世。今生之中，现在造业，未来受报，未必要等到他生后世。人的很多现受的果报，是今生所造业的感召。如《那先比丘经》载那先罗汉告弥兰陀王说：“如一块土，被人掷空，复落于地，此由现因，非大地先业之所报……复如人死，有因先业力尽而死，亦有由现所行能毁先业，非时而死，或及时而不死。”谓寿数也未必是注定的。

生报，谓今生造业，来世受报。今生行为的总体或主要的行为倾向、重业，及临命终时心念的增上缘，决定来生的异熟果。一般说来，人天生既定、不由自己选择的主客观条件，如出身、体质、心理素质、容貌、智商、家庭条件、社会环境等，皆非无因偶然，而是自己前世业所感之果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卷7说：“或有诸等，唯用宿作为因，犹如有一自业增上力故，生诸恶趣及贫穷家。”这些既定的主客观条件，对人一生的命运来说，当然起相当大的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。然而，佛法并非宿命论、命定

论，将一切归诸宿因，在佛法看来是违反缘起法则的重大邪见。《成实论》卷8云：“外道说苦乐好丑但是先业果报，然则不应复假现在因缘，而实见万物从现在因缘生，如种子等，故不得言一切皆从先业因缘。”实际上，宿业所感的既定异熟果，只是决定今生命运的一种条件，在今生三世因果的不断流转过程中，它仅仅是一个起点，此后所造新业，才是决定现在未来命运的决定性因素。多数人今生的知识、成就、报酬、苦乐，难道非今生自己努力所致？即天生体质孱弱，也可经锻炼而变为强壮。天生家境贫寒，并不妨碍他发奋致富，古来多少有作为者、大富大贵者，皆出身寒门。天资纵钝，只要付出努力，也会有所成功，谚云：笨鸟先飞，照样可以达到目的地，何况禅定修持，有益智之效，只要肯依法锻炼，完全可能转钝为利、转愚笨为聪明。反之，家境再好，先人遗产无数，若本人不善经营守护，挥霍无度，不久也会一贫如洗。天资再聪明，若不立志勤学，懒惰懈怠，其成就也未必及天资愚笨而立志勤学者。此类事例，举目皆是，只要留心，便不难从生活中发现，无劳笔者饶舌。“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”这一偈语，过去常被作为佛学业力因果说的概括，实际上，若把偈中的三世理解为前世、今生、来世，这个偈语的含义就颇具片面性，忽略了主要决定今生命运的现业现报。

后报，谓今生或前世所造业，如因缘不具，受果报的时间，可延至后世，乃至极为久远的后世。如人杀一蚁，一般说今生不会遭到被此蚁杀害之报，来世也未必受报，按理须等到此蚁转生为人，人转世为蚁，其时便必受其反报，这可能要等到无量劫之后。但无论后报的时间多久，也不意味着不会受报。《大宝积经·入胎藏会》云：“假使经百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”《法句经》云：“妖孽见福，其

恶未熟，至其恶熟，自受罪酷；祓祥见祸，其善未熟，至其善熟，必受其福。”谚云：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不管受报的时间拖得多长，只要造了业，便躲不过必受的果报，除非你超出了受因果律制约的生死界。

四、业由心造，业性本空故，果报亦可由心回转

前三条规律，皆从事相上说，属俗谛摄，信此为实，固然可促使人警惕检点，弃恶积善，避苦趋乐，作自己命运的主宰，但因未言及因果业报的实性，属世间法，不足以教人超越因果业报，超出生死流转之世间。只有这第四条，阐因果实性，示超越之道，即世间而出世间，是佛学业力因果说的心髓。如果仅见及前三条世间法，是不得佛法因果说之真谛，《华手经》中佛甚至说：

“以我所说世间正见、顺生死理、业缘果报可戏论法为上智慧，是人则为毁谤如来及如来法。”

业力不可思议，业报不可避免，只是就世俗、世间法的角度而言，从真谛、出世间法的角度看，业，不过是烦恼妄心为因、六尘境相为缘而起的妄动，属因缘生法、有为法，无实自性，当体是空。《摩诃般若经》卷24云：“世谛故分别说有果报，非第一义，第一义中不可说因果果报。”《中论·观业品》云：“诸烦恼及业，作者及果报，皆如幻如梦，如焰亦如响。”业、业力及其果报皆缘起、念念灭故，能造业之妄心及我亦缘起而念念灭故，其中无一实我实法可得，岂有真受报之实我、所受之报果可得？业由心造，心尚不可得，业岂为实？又业由心造，心有自主宰他之能，心与空性相应，摆脱了妄念烦恼的系缚，自可自由造业、随心转业，未造之业，可由智慧为导，悉转为无漏，已造之业，也可由心力而转变。能转业的枢机，唯在操存在我、本来超出业力因果的主人公——自心。自心迷染，堕入

世间因果界，即心被业缚，果报在所难免，自心觉悟，力行众善，可改变命运，自造前程，若证心实相，超出世间因果界，则不但可转宿业，而且可自由造作非漏非无漏业，以不可思议之真实三业利益度化众生，充分发挥本心之妙用。故只言业必受报，是片面的。《大般涅槃经·婴儿行品》载佛言：

“若言诸业定得报者，……当知是人非我弟子！”为什么？主要是因为这样看忽略了修心修道能使业随心转的最重要的一面。《优婆塞戒经》说：“智者若能修身修戒修心修道，是人能坏极重之恶，如阿伽陀咒及除毒宝破坏恶毒。”《彻悟禅师语录》有云：

“业由心造，业随心转，心不能转业，即为业缚；业不随心转，即能缚心。……唯业所惑故，前境来报，皆有一定，以业能缚心故；唯心所现故，前境来报，皆无一定，以心能转业故。”总之，业报之定与不定，唯在于自心之迷悟染净，了业能缚心、果报有定而警惕醒省，弃恶修善；了心能转业、果报无定故而精勤修道，众善奉行，诸恶不造，真性不迷，才是全面了解佛学业力因果说者应持的态度。

回转宿业，清除修道程途中的障碍，对一个学佛者来说十分重要。无论是改变命运，还是求修法成就，求往生净土，都须先除宿业恶报之障碍。这在佛门有专门的对治宿业法，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总结为依四力对治，论云：“经及律中谓‘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’者，盖对诸不修四力对治者而言，若以四力如说而忏者，则虽定当受果亦能清净，此八千颂般若（《小品般若》）释中所说也。”能对治的四力为：

1. 能破力。指至心忏悔。忏悔心能转业，其力可大于造业心，尤为对造业心的自我清洗，故能破坏恶业果报。忏悔时，面对佛天，仗诸佛出世间威神力的加持，灭罪的效力更著。《金光明经》云：“千劫所作极重恶业，若能至心一忏悔者，如是众罪悉

皆灭尽。”忏悔可依金光明忏法、三十五佛忏法等仪规至诚修持。灭罪力最大者，是如实观罪性本空，能造所造、能受所受皆不可得，行实相忏悔。《观普贤行法经》云：“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众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”忏悔灭罪的一大要点，是保证以后永不再造新恶，若忏已又造，是对诸佛菩萨作大妄语，岂能灭罪。

2.依止力。谓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，修菩提心。三宝证出世间之胜功德，超越世间因果界，堪作消灭业障之可靠依止。皈依三宝，受到佛菩萨圣僧的护念，自有灭罪除障的力用。若再发菩提心，观修而令增广坚固，誓愿度一切众生尤其是夙世所杀害烦恼之一切怨家仇人，即才发此愿，便可能消除宿世冤业之障。就象一个被你迫害过的人，纵然在怨恨你，但当你真诚发愿为解救济度他而修道时，他的怨恨心便可能会消解。

3.遮止力。指忏除前愆，警惕防护，发誓不再造恶业，而且力行众善，别造强因，以大的善业遮止宿业果报暂令不受乃至永不再受。如一人虽有宿怨追命而当夭亡，若发心学佛护法，做大修行时，便可能仗三宝护念力、自己功德力而遮止追命之怨家，延长寿命。

4.对治现行力。这是佛教特有的除罪灭障法，有六种：第一受持读诵大乘经典。经中多说受持利益，如《金刚经》即言受持此经，可转后世重报为现世受人轻贱之轻报。第二持咒。咒为诸佛菩萨真如心中所流出的密码，具有不可思议的力用，至诚持诵可灭罪无量。密乘无上部一般观修持诵金刚萨埵百字明以忏除罪障，显教中以大悲咒灭业障的力量最大。第三造像，谓塑画佛像，或捐资出力赞助造像事，造庄严圣像供多人观瞻，令生净信，住持佛法，自有消障灭罪之力用。第四供养，谓供养佛、佛塔及众僧。第五持名，谓持佛菩萨名号，这与持咒同具不可思议的力用，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谓至心

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一声，可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何以故？佛名号者，全表全收佛所证出世间功德，至心持念时心与佛合，佛力、自性功德力、法界力三结合，便会产生消除灭罪的强大力量。如被虎狼追急时，忽遇一汽车，大声呼救，开车者可附载而令其脱险。

第六种对治力是对本来空性的胜解契证，这是对治现行力中最重要、最有力者。观业障本空，心与理合，超越了因果律制约的世间，自然会获得消除业障的强大力量。《宝积经》云：“有千百劫久习结业，以一实观即皆消灭。”永嘉《证道歌》云：“证实相，无人法，刹那灭却阿鼻业。”实相境界中，连造业的主人公我都没有，哪有业报的安立地？就象雨雪纷飞，一旦落入大海，则立即消融无踪。

或曰：既然观空见性，能消罪业，那么有名的“野狐禅”公案，当作何理解？——迦叶佛时一禅师，因答人问：“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？”对云：“不落因果。”因此五百世堕野狐身，后化为老人来百丈禅师处听法，一日众散不去，问及前语，丈令举似，老人便问：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？师云：“不昧因果。”老人于言下大悟，始脱野狐身。（见《古尊宿语录》卷1）百丈的回答，岂非意味业报不可灭而只可明见不昧？答曰：观空见性灭罪，只是就理言，非就事而论。若言事，则真正灭除罪障，回转重业，自有其严格的条件，须视道力深浅及业果轻重而定。《优婆塞戒经》分业报为时定果报不定、报定时不必定、时定果报亦定、时果二俱不定四种情况，谓时不定果报不定之业可转，果报定应后世重受者可转为现世轻受。“何以故？善心智慧因缘力故，恶果定者亦可转轻。”《大般涅槃经·婴儿行品》谓轻重二业各有决定得果、不决定得果之分，重业可转轻，轻业可转重，“是故当知非一切业悉定得果，虽不定得，亦非不得”、“一切众生不定业多，决定业少。”什

么是定业？“若定心作善恶等业，作已深生信心欢喜；若发誓愿供养三宝，是名定业。”谓以决定心、坚固心作的重大善恶业，作后不悔者，才属定业。又云：“修习道故，决定重业可使轻受，不定之业非生报受。”可见轻重不定业易转易消，决定重业只能转为轻受，不易遂消。《优婆塞戒经》云：“若人具有欲界诸业，得阿那含果，能转后业现在受之，阿罗汉果亦复如是。”摩诃目犍连、狮子尊者等临终受打、杀之报，以偿宿债，说明决定重业不易轻消，证到三四果时才可转后世受为现世受。此类圣者虽然受报，却非出逼迫，而是明见不昧，主动找宿世怨家去还债，虽受报而不动心，这不正是百丈说的“不昧因果”？当然，菩萨悲心愿重，加以修各种对治业障法，决定重业亦可能转而不受。《法华文句记》云：“若其机感后，定业亦能转。”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。“不昧因果”，亦未否定这种可能性。答以“不落因果”，一字之差，理似无谬，却误在事上，忽略了大修行人不落因果的条件，有令人忽视业力果报的弊端，证明老人并未真正透彻，故宜受五百世野狐身。何况纵使见性成佛，超出世间，也不能不依出世间的因果法，答以“不落因果”，是离事谈理，离相说空，未能真正见性。永嘉《证道歌》虽高唱证实相者“刹那灭却阿鼻业”，却又说：“了则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应须还宿债。”可谓理事双明，不堕偏执。这里的“了”字，岂可轻易承当，须得理事俱彻，了了见性，了却生死，非刹那顿悟，非朦胧仿佛，尤须事上有把握。大珠慧海禅师的一则问答语，可作永嘉“了”字的注解：“曰：云何得知业障尽？师曰：现前心通，前后生事犹如对见。”（《传灯录》卷28）未到如此地位，慎勿作业障尽想。密乘藉咒力除障，也须以见罪净相为标志，罪净相者，如见本尊现身放光，或梦日月、空行、吐恶食、狮子座、宫殿等，亦非轻易可达到。修

净土而业障重者，即使临终遇善缘念佛灭罪往生西方，亦属下品生。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云：“若初无罪染之清净，与忏已而净之二，则大有差别。如菩萨地中言，根本罪（杀盗淫妄）生，虽能重受还净，然于现生不能证得初地。”谓持戒者破根本戒虽能忏悔而净，但障碍即生证入圣果位。因此，在理上虽应识罪性本空，弃余前世今生罪业的包袱而精勤修持，在事上须十分慎重，深信因果，警惕报应，精严戒行，不造恶业，小罪轻业亦不触犯。对必受的定业，应作主动还债想，坦然受之。切忌生“豁达空”见，拨无因果，放逸不制，而致“莽莽荡荡招殃祸”！

佛学业力因果说理事双阐，即世间法而出世间，不仅能指导佛教徒自净其心，奉行众善，而且具有宝贵的伦理价值。几千年来，伦理法则的依据，一直是困扰诸家伦理学说的一个基本问题。近现代自然科学不但不能提供伦理的依据，而且还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反伦理的思潮。伦理的依据，还是主要由宗教和哲学所提供。基督教、伊斯兰教把伦理的最终依据归诸神意，这不仅难以建立圆满的理性证据，而且对越来越多的不信神的人毫无慑服力。或则从自然法则中寻找伦理根据，如中国儒道二家即取法于天地之道以立人极，然天道过于玄乎，与人极有相当大的距离，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等伦理法则奉为天经地义的自然之道，有违伦理准则随时地等条件而变易的实际。或则把伦理依据归诸于人性，如中国的王阳明，西方的葛华士、克拉克、罗哲等皆说“良知”，谓道德乃良知所本具，以良心反省为道德自律之道，然反省到内心深处，烦恼、人欲宛然实在，甚至会发现意识层中见不到的丑恶情欲，非仅有道德在。何况良心反省，在不讲良心人性只讲功利的人看来，未免迂腐脆弱。或则把伦理依据建立于社会契约，说成个人与社会和谐应遵循的行为规范，这未免有社会强加于个人的意味，对于不满现

实及反传统主义者来说,毫无约束力。

实际上,良心反省虽不无促进道德自律之效,但社会多数人行为的根本出发点,是个人及家庭、团体的利害,而佛学业力因果说的前三条规律,皆以行为主体的利害为着眼点,揭示了善恶等行为与自己受用苦乐之关系,这无论是对一般人还是恶人,都最具摄引力,最具实用价值,最能有效地促使人们虑及行为后果对自身有利抑或有害,以作出行为抉择,自觉弃恶行善。善恶业必得同类果报等规律,每人都不难从自己的社会经验中去体会认可,若加以科学的论证,提供定量的论据,则更具说服力。只有报通三世,须依生死轮回说建立,而轮回说亦可由理性思辨证明,由心灵学的研究成果提供证据,起码具有不可证伪性,足以促使人们不决定依死后断灭无报论而确立行恶无报的邪

见。《十轮经》云:“拨无因果,断灭善根。”不作深思明辨,轻易否定因果报应,提供行恶行善无报的依据,只会助长恶人肆意行恶,消减人们行善的积极性,具有很大的负面社会教化效果。谤佛学因果业报说为迷信,理应承担所造成的负面社会教化之责任。

总之,佛学业力因果说如实揭示了足以促使人们自觉弃恶行善的客观规律,有极佳的社会教化功能,而且提供了超出因果业报、对治宿业罪障的殊胜方便,能使人们放下心理包袱,轻松愉快地奉行众善,自净其心,对于社会的净化,国土的庄严,具有积极的作用,有很高的伦理价值。如果说,未来的伦理学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而真正成为科学的话,那种新伦理学,必将以佛学业力因果说为基础,而补充以心灵学、人体科学、心理学等科学的证据。

台湾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简介

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于1989年9月21日在台北法光寺正式成立。创办人是如学法师(比丘尼),所长是恒清法师(比丘尼)。该研究所聘请在台湾佛教界最具影响的印顺法师任导师。

该所的宗旨是:“造就佛学专才,以便在佛教思想及精神上发挥引导的功能;培训佛学院及佛教大学之师资;训练佛教事业之专才。”该所目前分设教学、学术研究、实践、出版四个小组,统筹教务之推展。该所设有“财团法人法光文教基金会”及“护法理事会”,负责推动经费之筹募工作。

该所目前有研究生21人,分正式研究生及选读研究生二类。正式研究生修学三年,选读研究生修学六年。研究生于修学期间必须修满36学分。课程分印度佛学、中国佛学、西藏佛学三个系列。设有梵文、藏文、巴利文、佛学英文及佛学日文等,研究生可选修适合个人专业的语文。

该所图书馆有较完备的图书资料,并备有电脑、传真机、复印机、研究桌等设施。该所设有禅堂,鼓励研究人员进行禅修。

该所有一座7层现代化楼房作为所址。这座楼房系如学法师专为创办研究所而兴建的,设备齐全,环境幽雅,适宜于佛学研究和禅观修习。

创办人如学法师系法光寺住持,早年留学日本驹泽大学。她在几十年的弘法活动中,深感培养佛教高等弘法人才的重要,所以她才下决心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,并礼请恒清法师担任所长,领导教学研究工作。恒清法师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,获该校佛学博士学位,1985年起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。她本人除热心教学工作外,十分关心台湾佛教的健全发展,积极推动国际佛教界与台湾佛教界的交流。

该所出版有《法光》杂志,1989年9月10日创刊,每月一期。

编 后 语

佛法的因果业报说，源于佛陀及诸圣者天眼慧眼的如实观察，也是众生通过戒定修习所能亲证到的真实智慧。因果理论极为深邃，是佛法一切教理行果的基础。若对它没有一真确的信解，是不能称为正信佛教徒的。然而世人对之甚多误解，往往把因果业报说等同于宿命论，或渗入许多民俗信仰的杂质，使它的真实意义不能彰显。陈明晖居士《因果业报说与社会教化》一文，对佛典中阐述的业力因果律，作了系统的归纳，着重说明因果理论如何解决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、自由意志与因果法则的矛盾，说明它如何超胜于其它哲学宗教，因而堪为道德伦理的真正基础，并起到社会教化的积极作用。

一根刻着“峨眉山下桥”的古木，从峨眉山下，历青衣江、岷江，入长江，下三峡，过洞庭湖，东流入海，漂流到日本能登半岛宫川滨，引发了日本诗僧良宽的无限遐想，由此写下了《题峨眉山下桥杭》的著名诗篇。这首被誉为“近代日本汉诗稀有绝唱”的七言绝句，在日本民众中广为传诵。一百五十多年后，日本禅学权威、日中友好汉诗协会会长柳田圣山先生来到峨眉山下，探寻昔年“峨眉山下桥”的踪迹，并在回国后发起“峨眉山良宽诗建碑会”，募集资金，欲在峨眉山建一座良宽禅师诗碑……。姚长寿居士《关于日本良宽禅师诗碑的因缘》一文，生动介绍了这段反映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的史实。

1985年4月7日，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大经堂不幸失火烧毁，全国佛教徒痛惜叹惋，中央及地方政府拨出巨款，中国佛教协会及全国佛教界纷纷捐款捐物，重建大经堂。经过四年施工，重建后的大经堂于今年7月25日举行了开光典礼。索南吉的《藏传佛教格鲁派圣地——拉卜楞寺》，详细介绍了拉卜楞寺，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，甘、青、川藏族地区佛教中心的历史沿革、典籍文物以及现状。

济群法师的《唯识学上的唯识义》，辨明唯识学上的唯心义与通常所说唯心主义的差异，并从经教、理论、实践、譬喻、辨难等多方面论显唯识义理。唯识学精深细密，向称难治，希望读者读后能有所收益。

《法音》杂志1991年度征订工作现已开始，详细情况请看26页的征订启事。今年是本刊创刊十周年，本刊特推出五本法音文库，它们是：《什么是佛法》、《佛法在世间》、《佛教与中国文化》、《佛教的认识论》、《论开悟》；此外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印行了《薄伽梵歌》、《安慧〈三十唯识〉疏释》二书；欢迎广大读者订阅。